

生活的馈赠

练习毛笔字的幅幅写出来，贴在自家的大门上。他写好字后，发现自己的字出错了。把“痕”字当中的“良”写成了“良”。正欲废掉重写，他的当语文老师姑姑说：“没事的，就是要多留点痕，痕要多点才好。西递不是有那‘辛’字下面多加一横，‘亏’字右边多加一点的妙联嘛！”

这么一解释，这点错倒有意思了。

悬于西递“瑞玉堂”里的那副改字联，人们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快乐乐从辛苦得，辛少一点，而‘辛’字却多了一横，下联的‘多’字少了一点，而‘亏’字又多了一笔。擅联的主人是想通过这种增减笔画的方法，使子孙后代记住无论做人、做事，想要获利成功，都必须‘享受快乐少一点，付出辛苦多一点，贪图便宜少一点，甘愿吃亏多一点’。

今年的春联，就用这副有“痕”字多了一点的。

这字是错的，这联是对的。

我的春联故事

朱来平

春节年年过，春联家家贴。春联在中国是永不过时的传统情结。春联贴在门上，灯笼挂起，浓浓的年味四处弥漫开来，萦绕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春联，让我想起了一些事来。

我参加工作的头一年，学校放假时，我给我的学生们布置了两项特别的语文寒假作业：每位同学在过年期间，给亲友写一封信寄出去；抄三五副春联，新学期开学时交来。学生们都乐于去做。到了开学的时候，大家交来了一张张抄有春联的纸片。我整理他们的作业，借这个机会，搜集了300余副春联，专门用一本本子抄下来。这本本子至今还保存着。

春联，是喜庆的一种，而且最常见的也最具平民性的。为考查楹联知识而设计的试题，不止一次出现在高考的语文试卷里。这样的作业，对高中生而言，也是一种学习，是在生活中学习语文。

去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在自

己的微信里，无意中看见一张别人上传的照片。照片是一副贴在了一幢老房子的大门上的对联：过大年万户同乐，游西递四时皆宜。一看，特亲切。因为这14个字是我为参加2014年西递古镇首届全国春联征集大赛而拟的几副春联中的一副。当时一瞥而过。过几天忽然想起，可以把照片复制保存下来，做个纪念。再找，却怎么也找不到。我把这告诉在西递做导游的友人。友人真是有心，还真在村子里找到了那幢老房子，拍了照片给我发来。不过，这时的春联已经破损，联文残缺了“皆宜”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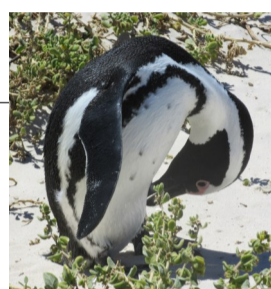
去年九月，第二届西递古镇全国春联征集大赛启动。我在扣扣里发了一条说说：刚刚过去的马年春节，在黄山南麓的世界文化遗产地西递古村落，家家户户张贴着手写的春联。鲜红夺目的红春联，浓郁扑鼻的翰墨香，和着快乐团圆的年味，让西递的这个春节充满了一种别样的久违了的喜气。民居、院落和祠堂的大门上，那一副副手书的春联，让观者仿佛回到了好多好多以前，也引发了人们在商业时代大背景下的文化之思。而大家泼墨挥毫写春联、兴高采烈贴春联的场景，在央视去年大年三十“一年又一年”栏目的现场直播，让西递地政府主办的首届西递古镇全国春联征集大赛征得的优秀联文。此举赢得了八方游客和广大民众的一致赞誉：是一种回归，是一种传承，是一种亲民，是一种教化。

出于爱好，也是自娱自乐，这一次，我又尝试着拟了几副春联参赛：千载西递羊年春，四时风雨马头墙。过年乐团圆人乐最乐，日子

好生意家家好便好。政策好民风好春光好好在百姓心中，中华美桃源美西递美美如山水画里。没料到，最后一副也幸运地获得了优秀奖。现在贴春联，人们多用塑料胶带，方便快捷。父亲在世时，他从来不用那玩意，说不牢，时间不长，有时年还没完，春联就飞了。每年贴春联时，他要找个洋瓷缸，装些水，放在煤炉上，抓点面粉进去，慢慢和，调成糨糊。然后拿来漆匠用过的废弃刷子，把门刷

刷；用茅花扫帚或者棕帚把门外的水泥地扫干净，铺开春联，背面朝上，用刷子蘸到调好的糨糊，细细地刷，两边到角，刷均匀了；再放到门上比试，不能太高不能太低更不能歪掉，最后以手轻抚，直到平整结实才罢。父亲是个极认真的人。常常想起永远离开我们的父亲。每逢佳节思倍！

马年岁末，我拟了一副春联：马蹄留痕深浅皆成旧景，羊毫描春浓淡全是新图。我请孩子的同学、平时一直



高莉莉 文/摄

南非之旅琐记(八)

母亲城——开普敦

那日黄昏时分，由约翰内斯堡飞往西开普省的开普敦，空中景致也是别样。起初从舷窗望出去，机翼下一片朵朵云海；再飞，便有浓云翻滚，时而远处还有闪电出现，可谓惊心动魄。待飞机穿越云海，迎着夕阳飞去，离开普敦越来越远时，空中的云也静了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在西边变幻成一条长长的云带，仿佛地平线一般平直。此时，天空渐渐昏暗，落日在长长的云带上镶了一道同样长的金灿灿的边，壮美极了。

开普敦位于南非西南角，是南非最古老的城市。17世纪中，来自欧洲的船只把这里作为东方航线上一个上岸休息和补充给养的地点，是西欧殖民者最早在南部非洲建立的据点，此后作为荷

兰、英国殖民者向非洲内陆扩张的基地，因此被誉为南非的母亲城。开普敦不仅是南非的第二大城市及重要港口，也是南非立法首都。而最令旅行者心动的是，这里坐落于大西洋之滨，背靠壮丽的桌山，悠闲又不过度喧嚣，是世界公认的最漂亮最迷人的海滨城市。

来到开普敦，不得不去感受一下顶级白色沙滩漫步的浪漫。

开普敦是一座枕着海涛入眠的城市，她西郊濒临大西洋，南郊插入印度洋，居两洋交汇处，克利夫顿湾、桑迪湾、蒙特湾……海湾一个连一个，构成了迷人的景色。早餐后，旅游车便带大家来到她陪导游精心安排的最佳观景海滩散步、游览。

坎普斯湾的确是一处特别美

丽的山海美景。坎普斯湾的海水，由远及近，蓝色由深至浅，油画一般铺开，后浪推前浪，扑向白色沙滩的已是白哗哗的浪花。抬头望，著名的桌山还戴了一顶高耸的峰，它和后面的山一起排列出十二座雄伟的山峰，人称十二门徒峰。连绵不绝的山峰依着海湾的弧形矗立着，山峰下，住宅依山沿海而建，那远处红顶的房屋，浓浓的植被和近处绿莹莹的草地、岸边被海风吹着歪长的树，组成一幅美不胜收的山水画，直令人心感慨：这是真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这仙境般的美景中流连忘返，心旷神怡是不可能的。

此时，我干脆摘下防晒的长纱巾，徜徉在白色的沙滩上，看靛蓝色的海水任性地涌，看雪白的浪花开心地飞，任海风吹乱头发，任纱巾在手中舞蹈……

来到开普敦，不得不去和野生动物亲近一下。

开普敦是著名的野生动物的聚居地，有许多野生动物在这里生活。我们有幸随导游去了海豹岛看海豹，去了企鹅滩看企鹅。

车经十二门徒峰到达蒙特湾后，换乘游船前往大西洋中的海豹岛。游船驶离美丽的蒙特湾约半小时，海豹岛便远远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只见数以千计的海豹或在海里嬉戏、嬉闹，或在岛上的礁石上休息、睡觉，那密密麻麻、光滑滑的黑压压一大片，一见在蔚蓝的海景中，绝对是难得一见的奇景。为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从最佳角度看到海豹，游船



海豹岛

绕着海豹岛转了一圈。我倚靠在船舷上，嗅着略带腥味的海风，咔嚓咔嚓拍个不停。

以为只有在南极才能看到的企鹅，没想到在南非就能看到。惊喜。

企鹅滩位于开普敦至好望角路上的西蒙小镇。过检票口，沿途中搭建的木栈桥往海边走，途中可见三三两两的黑脚企鹅或躲在木桥下悠闲地打着盹，或在灌木丛里笨拙地弯着腰梳理皮毛，憨态可掬。木桥的尽头便是企鹅们栖息的海滩，伫立木桥上，放眼望去，只见壮观的企鹅大军，有的在沙滩上晒太阳，更多的在岩石、沙滩上享受阳光，任你再多的游客对着惊叹、拍照，它们可是“我自岿然不动”，淡定从容，怡然自得地享受这片海域。从人的身边，感受着海水清澈如镜，洁白的沙滩柔软似棉，附

近彩色屋顶的别墅宽敞漂亮。其实，人与自然、人与动物是可以这样和谐美好共存的。

企鹅滩上这种个头只有30多厘米的黑脚小企鹅是非洲独有的珍稀品种。传说，1982年，西蒙镇的渔民在这里发现了最初的两对企鹅，于是当地的居民开始将她们自发地保护起来。随着企鹅阵容的强大，动物保护组织也采取了各项措施，政府也越来越保护这块企鹅的热土。时光荏苒，30多年的历史，企鹅栖息地保护地，“企鹅滩”也成为开普敦一道独特的生态风景。据统计，如今企鹅的数量已经壮大到4000余只。

葡萄酒庄园、鸵鸟园……开普敦不可错过的地方数不胜数。

其实，开普敦最不可错过的地方是——桌山，好望角。开普敦的美，你来过才知道。

人在旅途

儿时过大年

履印点点

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是我的童年时期，对那时印象最深的就数过年了。到了过年，家家都要想方设法置办点年货，改善一下生活，因此年味很浓。过年不仅不用上学，而且还有好吃的好玩的，有新衣穿，而且有好特别盼望。

进入腊月，我家所在的西田林场场就沉浸在过年的氛围里，大人们开始忙活过年的事弄干，我们听说的鞭炮，于是当地居民开始将她们自发地保护起来。随着企鹅阵容的强大，动物保护组织也采取了各项措施，政府也越来越保护这块企鹅的热土。时光荏苒，30多年的历史，企鹅栖息地保护地，“企鹅滩”也成为开普敦一道独特的生态风景。据统计，如今企鹅的数量已经壮大到4000余只。

未过几日，刚刚起床的我们，就听见弥漫的晨雾里传来阵阵尖利刺耳的叫声，“杀猪了”，“杀猪了”，我们高兴得奔走相告，并赶紧跑到食堂前的场地上去看。看着桌上白净的猪肉，想着即将能尝到猪肉的美味，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接近年关，家家户户的大人们就开始忙活了，白天要赶着上班，抽空要磨水粉、包粽子，要打扫家里的灰尘蛛网，洗衣服被褥，擦洗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杯筷碗碟。腊月二十四开始就更忙了，要早早起床去五城街排队买肉买副食品、打面粉，要蒸馒头发米糕，做冻米糖、芝麻糖、油炸圆子、猫耳朵、包饺子、炒瓜子花生等，空气中四处弥漫的香甜和火药味，定时播放着新闻和京剧样板戏等文艺节目，更增添了过年的气氛。

每当家里做吃食时，也是我最兴奋的时候，早早地做好功课，也不出去疯野，就等在灶灶旁，看大人忙活，趁机搞点吃吃。大约到了阴历二十六七，吃过晚饭，我家就把林场食堂的大师傅老吕请

来做冻米糖、芝麻糖。他先在一口大锅里熬好糖稀，再把白天炒好的冻米芝麻倒进去搅拌均匀，趁热将豆腐箱中压实成形，就立马开始切糖，当切出一片片冻米糖芝麻糖时，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抓几块往嘴里塞，这时父母亲总是迅速地切切好的糖放进早已准备好的“洋铁箱”中，等到除夕夜或正月来客人时才拿出来吃。

我们男孩子这时候最喜欢玩的是鞭炮，那时品种不多，只有火炮纸、小挂鞭、二踢脚、小烟花等，大人们不顾寒冷，纷纷挽起裤管打着赤脚走进塘里，他们有的拿着套箕、有的拎着大竹篮、有的拿着抄鱼网开始在泥水里捡鱼，捡满了就把鱼儿倒进大竹篮里抬回食堂大厅里待分配。看着活蹦乱跳的草鱼、鲤鱼和鲫鱼，想着烧熟鱼儿的鲜香美味，我们馋得直咽口水。

到了除夕夜，贴好我自己写的对联，除一岁挂鞭炮，我自己写团圆在一起，吃着“丰盛”的年夜饭，吃得好，我就和弟弟提上点着红蜡烛的小灯笼到外面玩耍，看燃放烟花爆竹，到亲朋好友家去串门，然后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就聚集在林场办公楼的大会议室过年，有的打乒乓球，有的放鞭炮烟花，有的吃东西，有的看书报，玩得特别带劲。每年只有这一晚因为要守岁玩得再怎么玩到年初一人的清晨有的家人来找了，大家才陆续回家睡觉。到了大年初一早上，穿上新衣服，邀上几个好朋友就开始走家串户地拜年，每到一家主人都会拿出糖和花生瓜子等好吃的招待我们，童年的春节给我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

江红波

柴火的记忆

乡村记忆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读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故乡的柴火，想起我生命深处与柴火有关的往事。

在懵懂的岁月里，屋檐下、猪栏边，常有着成堆的松木柴杂木块，或是横放在河滩上老屋里，那毛柴成捆成捆的，上面盖着杉树皮。那些都是黄昏时，父母山间劳作回来，锄头柄上挂着几根树根，或是整齐的柴担，随意堆放成的。

柴火是否富足，能看出主人的勤劳与否，更看得出其家庭的幸福程度。在尚未通电的年代里，家里煮猪食烧饭菜，那深深的灶膛，是个无底洞，没有足够的柴火，是很难为一家子享受家庭的温馨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柴火一切更是空谈。

在冬季的周末，不用父母安排，如果不要去挖兔屎，我们就去排柴火。那砍柴刀沉重，抡不动，父母也不放心。硕大的茶篮里，放把割草刀，松针随巧的。那就是林里的枯枝多，松针随便扒扒就是一篮子。村童喜欢的是杉树枯枝，虽然戳手，却是实实在在的。大人们忙碌于茶棵的杉树的各事情，孩子们在杉树的枯枝和如梳子一样的落叶，很快一

大堆时，舒些枯枝或是杂树的嫩枝，把杉树的枝叶捆拢在中间。茶篮里是踩得实实的满篮杉树的枝叶，篮子上面再横放一大捆柴。

村童背着大篮子，在前面透透着，捆扎得不结实或是不会捆，上面的一捆重心没把握好，篮子就倾斜着。村童只能使劲地拽着篮上的带子，歪歪斜斜地走着，惹来一路的欢笑。到家后，那一捆放在门口的柴堆上，篮子里的则足够烧个两三餐。

很多时候，听那些年长的同学说，夏天的早晨两三点钟出发，打着火把去砍柴，路过人家的菜地，看到隐约有南瓜，是好东西呢，东家又不知道。走十五里山路到水坑尖，天都没亮。到人家的场地上砍一担柴，山那边是上海人开的东方红工厂，一真斤柴八毛钱，每天一担多钱，真舒服啊！然后再砍一担柴，挑回村才十点钟，可以心安理得地下河游泳去，父母不管！

我只有羡慕的份儿，那时我身体弱小，年龄也小，祖母一直在家里看着我们，连下河洗脚都要请示，不然是一顿竹丝好打。再者，我也不敢去，十几里路的脚步，那半夜出发，跟不上他们的来步，体力也不行，况且路上肯定有蛇，可能还有鬼

呢，怕怕。

到了小学三年级的初冬，学校里安排学生勤工俭学——山上砍柴。班主任带队，每个人都有任务，交给学校二十斤！我里直气壮地腰捆柴刀，手拎布袋，里面是母亲准备好的两个苞芦棵一个熟山羊。出村口就兴奋，期待已久的山林，终于可以去亲近。那群同学，唧唧喳喳地走着走着，那个同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吃掉了。

跟着老师走，似乎有十里的山路，才到砍柴的地点。大家钻进山林，大粗的砍不倒，大大的扛不动，松树不能砍，杉树不能砍，只能瞧瞧这个看看那个，终于可以挥刀砍去。去时砍一块皮，绕着树“哎呀，哎呀”了半天，才像老鼠啃的那样一点痕迹。

老师在边上看不下去了，走过来两刀下去，树倒了！七手八脚的，把树拖上了大路。摸一把大花脸，拉拉撕破的裤子和衣袖，重新系好刀和空的布袋，上路。似乎不重的柴担，开始还是你撞着我，我碰着你，高高兴兴的，一支整齐的隊伍，还没转几个弯，感觉那柴担在身后“还没转几个弯，顶着背背拍着屁股，不好走路。每次的歇息，也变得

很长，也只能坚持着……

第一次砍柴，那棵野桂花树，坚持扛到学校，身疲力竭，但完成了学校的任务。有了第一刀，也就有了周日再和邻居同学去砍柴，虽然是二三十斤，但比那背个篮子去拣杉树的枝叶有气势，感觉自己是个小小的男子汉了。有了好的开始，父母也就随我们去，寒假没事，呼朋引伴去砍柴，是山村少年很有体面的事情。开始学着爬树，爬到高高的松树上砍那粗大的枝桠，往下一棵树的枝桠，就是一担上好的柴火！

山林开始分到农户，更是省柴灶逐渐普及，学业开始忙碌，电饭锅进入寻常百姓家，柴担离自己开始渐渐的远离，等到初中毕业后外出读书假日回家，农村里已经没有人专门去砍柴了。母亲在自家场地上砍些毛柴，或是每年修建茶园的茶棵枝桠，等到晒干再挑回家就行。

唯一年年不变的是，每到冬天，家家户户都要砍做茶专用的松树柴。村委会生产队派一批批，根据每家户数和茶叶的基数，在自家林场里砍个三五棵粗大的松树，在农闲时间砍回家，在茶厂门口堆成垛，以待来年茶季专用，换来村民一年主要的经济收入。那种大松树，少年时代的我是轮不到去的，去了也做不了事，父亲常跟人家换工，今天你砍了明天我家，相互地帮忙着，家家户门口年年冬春，都有整齐的柴垛，看着真好！

本版责任编辑/高莉莉
E-mail:hsrbgl@163.com

茶余饭后

1.元宵节(猜字一)
2.春节下雨(猜字一)
(朱来平原创)
上期谜底:
1.祥 2.吉



万家灯火

过年啦
吴建平/摄